

楔子：临终的呼唤

1973年4月，北京北池子大街81号，一座清王朝留下的古朴而典雅的王府。由于年久失修，廊廓油漆脱落，墙面斑驳。书房、卧室陈设简朴，家徒四壁，唯存一张毛泽东主席像。一张老式木板床上躺着一位精瘦的老人，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不时地咳着。身旁一个老太太忙不迭地扶起他的头，用一条小帕为他揩着痰，然后轻轻地把他的头搁在垫高的枕头上。又是一阵猛咳，她再去揩时，差点哭出声来，忙扯起自己的衣角，将那咳出的血抹掉。

“水，水！”老人嚅动着干涩的嘴唇。

老太太双手颤抖着把水杯送到老伴嘴边。

喝了一点水之后，老人的脸色有了些许生气。

这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六如。他是清末知识分子中矢志救国、历经曲折，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年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内有数的几位老前辈之一。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时，他坚韧不拔，是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中坚。他赴日留学，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8年秋从日本回国时，带回了日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在故乡创办救民工厂，设立工人夜校，力行“实业救国”，倡导平民教育。北伐时，他任革命军中将党代表，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前往平江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农民武装，参加秋收暴动。1928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前往新加坡、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回到中央苏区，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财政部长，中华苏维

埃中央政府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等职务。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不辞辛苦，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和财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江西苏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掌管财经工作，坚持游击战争。

他一生中三次坐牢，遭受酷刑，坚强不屈。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长、中央行政学院代院长、中央财经部副部长等职。他在中央财经部任职期间，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财政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委、热河省政府秘书长、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兼法院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代检察长、党组书记。为创建人民检察制度殚精竭虑，是新中国检察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晚年，为教育后代，他皓首病躯，夜以继日，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他毕生追求真理，秉性耿直，历经磨难，集艰难险阻于一身。“六十年的中国革命与个人经历，其追求、探索，理想、实践，后退、前进，挫折、胜利，失败、成功，两者溶为一体，如形影之相随，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有他这一片耀眼的水花。”

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岁月里，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和打击，有病得不到正常的医治，终于病情日渐恶化。

此刻，李六如病危时，要不到车，守候在他身边的夫人王美兰老人，只好到附近借来一辆三轮车，将丈夫拉到医院。几十年与夫君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王美兰厮守在丈夫身边，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4月10日上午8时，李六如老人呼吸急剧加速，血斑似的

眼球上蒙着一层泪水。他用发硬的舌头，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

王美兰深深理解丈夫的心愿，他是渴望在最后的时刻能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一些老战友。可是，他背着江青、康生一伙强加给他的“叛徒”、“反党分子”的黑锅，又怎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老同志呢？！好心的医生轻声对王美兰说：“他想念主席和总理呢，给他找张照片看看吧！”然而，等王美兰找来相片时，他却不省人事了。王美兰急得肝胆欲裂，连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过了好一会，他又苏醒过来，睁开双眼，四处张望，像在寻找什么。及至看到床边守着他的仍只是妻子王美兰时，他凄苦地流下两行热泪，黯然合上了双眼……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在《忆六如老伯》一文中说：

六如老伯的这种临终情景，使我想起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哭诉的句子：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不！六如伯的临终情思应是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七律的末两句：

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虽然是无处可诉的无限忧愤，六如伯最后的呼唤，最后的眼泪，仍是对党、对革命、对祖国的耿耿忠诚。

笔者亦想起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两句诗：

亦余之心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这不正是对李老的真实写照吗？！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中央为李六如平反昭雪，历史终于还他以清白。我们终于可以穿透扑朔迷离的面纱，真切地走进伟人所处的那个特定的时代，跟随伟人的步伐，原原本本地重

温他那段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特殊战斗历程——解读他留给社会的那部弥足珍贵的人生教科书……

第一章 发愤攻读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惠普尔

1. 孤儿寡母被人欺

李六如，原名运恒，字韵生，号六如，化名抱良、宝良、训生。公元1887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丁亥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一所漂亮的小公馆里。旁边有一口长年汨汨不竭地冒着清泉的像砚池般的古井，砚泉巷因此而得名。

平江位于湖南省东北角，地处湘、鄂、赣三省交通的要冲。北连湖北省通城县，东邻江西省修水、铜鼓县，省内与岳阳、汨罗、长沙、浏阳等县接壤。面积4125平方公里，在湖南95个市县中居第五位，属半丘陵半山区。幕阜、连云等海拔1500多米的大山，从东北、东南向中部、西部延伸，峰峦绵亘，一望无际，千山万壑，气势宏伟。汨水由东向西横贯中部，昌江由北向南汇入汨水，万峰千涧，萦环拥抱，形如舞鹤，势若蜈蚣。

这里历史悠久。春秋时期隶属罗子国，后秦置罗县。至后唐（约公元923年），因其县北之昌江上游十公里河床平坦，水流无声，始更名为平江县，隶属岳州。

平江山川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人才辈出，民风淳朴。1840年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洋货、教会和新思想输入，平江得风气之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平江占有一席之

地。自北伐战争到十年内战，平江成为中国红军的摇篮之一。从这里走出去的国民革命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将军 110 余名，被誉为“将军之乡”。此外，省部级高官逾百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达两万余名，为湖南各县之首。

李六如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环境中。

据宣统元年所修《平江李氏族谱》记载：李六如的祖父李启仕，字兰松，号俊卿，敕封儒林郎，道光五年十月初三生，光绪十年七月十一日歿。寿六十。祖母王氏欲正，敕封安人，道光五年九月十四日生。生子三，元畅、元广、元进，女二，长鸾凤、次伦凤。

李六如的父亲李元畅，字万和，号贡斋，监生，例授州同衔。道光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歿。享年五十三岁。

李元畅娶妻陈氏月正，咸丰五年八月十六日生。

李元畅当时四十多岁，瘦长个子，山羊脸，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原是店馆，后跟堂兄李紫亭（派名之泉，字昌炽）在富商兼大地主全义生总商号的大老板凌尚琴手下，当上了一名总管事，掌管平江、汉口、长沙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并与李紫亭合伙从中搭股做生意。其做红茶生意赚了钱，有资本十多万，除少数买得田地二三百石及房屋等不动产外，其余大都拿在手中作流动资本。他善于动脑，肚中行事，算盘打得精，人称“土皮蛇”。但与堂兄李紫亭由于利益上的一致，亲如一家，不太分什么彼此。

李六如的母亲童少英，本姓王，原是浊水王姓佃户的女儿，同治九年正月十五辰时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二巳时歿。与夫合墓。

童少英勤劳、淳朴、善良，人长得苗条、秀丽，很惹人喜欢。只因年少丧父，母亲又生病，连本带利欠了童家七十串钱的债，无法偿还，被迫以一百串钱的身价，卖给童家做丫头，改姓

童。李元畅原有一个老婆陈月正，因长期不生育，便与堂兄李紫亭商议怎么办？从外姓带一个养子进来吗？不能上谱。从外房承继一个侄子进来吗？怕身后被别人分家产。李紫亭便怂恿李元畅讨个小。于是，李元畅请人说媒，以五百串钱的身价买了童少英做二房。就在李元畅四十五岁时，十八岁的童少英生下了大儿子李六如。三年后生下二儿子李柏年，又两年三儿子李治平出世。

李六如从小跟着父母在县城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祖母和嫡母等则另外住在离县城二十五公里的献钟泊头乡间。城乡两处住宅都雇有供家庭使用的男女工人好几个。尤其是乡下那一处的高堂大厦，陈设金碧辉煌，在蓬门荜户的可怜的乡下人看来，也是一家相当阔绰的大户。

可惜好景不长。李六如刚满七岁的时候，李元畅因病去世。他留下了一位六七十岁的老母，两位孀妇，以及李六如等三个年幼的孤儿。在封建家庭内，忽然丧失了这样一个创家立业、支撑门户的父亲，就好比鱼虾失水一般，无依无靠了。于是这个家庭对内对外，不得不在堂伯父李紫亭的卵翼之下维持。李紫亭能说会道，表面堆着满脸的笑，内心却阴险恶毒，人称“笑面虎”。得到李元畅去世的消息，李紫亭暗自高兴，脑子里拨拉着蓄谋已久的如意算盘的同时，却当着童少英等人的面悲天恸地，在灵堂前痛哭了一场，并亲自主持丧事好几天。

李紫亭先是假惺惺地装着非常关心他们孤儿寡母的样子，劝慰了童少英一番。要她不要哭，保他母子吃用不愁。紧接着把童少英打发到浊水凌家湾去住。这期间，李紫亭玩弄花招，采取收买拉拢、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李元畅生前与他合伙购置的田庄，大部分据为己有，只拨出董家源一处计二百担田租的田地和一所佃户住的庄屋给童少英母子。不久，他又将童少英母子从凌家湾排挤出去，搬到董家源偏僻的庄屋居住，并肆无忌惮地把李六如的父亲和他共同经商的资本，完全一口独吞。

童少英知道丈夫与堂兄合伙做生意有资本十多万，还有盐票、股份、店。虽然数目和店名弄不清，但为数决不止董家源这

两百担租。她很怀疑，曾经问过李紫亭。李紫亭把鼠眼一瞪，双脚往地板上一踏，装腔作势地威吓她：“钱，不是早就帮你置买了董家源的庄田吗？你丈夫去世，开堂设奠，念经做道场，还有在泼头几处家用，不要钱的呀！加上近来生意难做，本都赔进去了！至于盐票，盐船坏了，本钱又是借的，要还人家，利息不少。”

童少英听了，脑袋嗡嗡响，嘴唇直颤动，又急又气，正要再追问，却被李紫亭的小老婆秀香拉走了。秀香要童少英放宽心，说紫老和元老是兄弟、一家人，会关照他们母子的。

然而，无情的现实给孤儿寡母带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紫亭吞噬了李六如母子应得的资财还嫌不够，将李六如母子排挤出凌家湾后，又乘干旱，田里收入少之机，利用家族的权势，用低价收买了李六如母子借以栖身的董家源的田庄，逼得童少英不得不回到猷钟泊头去跟大老婆陈月正住在一起。

在这里，李六如的母亲童少英既受着李紫亭的欺侮，又要听大老婆陈月正的冷言冷语。她内外受气，心窝里像冰窖一样的凄凉。望着愁眉苦脸的母亲，李六如拉着她的手说：“我快长大了，总有你出气的一天。”童少英听了揩干眼泪，说：“儿呀，你要发愤读书做官，替我出口气。”

2. 发愤攻读

随着年岁的增长，少年李六如对吞没他父亲财产的堂伯父李紫亭恨之入骨，但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李紫亭是平江数一数二的大绅士，他经常出入县衙门，勾结官吏，动辄为非作歹。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个性刚强的李六如，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当着一些亲戚前辈的面，讲李紫亭没良心，“发了我父母一大批洋财”。不料那些亲戚不但不敢主持公道，反而帮着李紫亭逼李六如写一个证明字据，证明李紫亭与他家早已“结清账目，别无交往”。李六如坚持不写，李紫亭等人竟要开祠堂门，

用家法惩治这个“诽谤父兄”的逆子。这对李六如的思想刺激很大，于是，他对“旧家庭、旧社会的愤恨情绪，越发增长起来，充满了怎样努力做人，辉煌门第，报复父仇的思想”。

1897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大雪纷飞，北风刺骨。十一岁的李六如，在母亲的打点下，跟着姑夫，冒着风雪，去到离家好几里的田岩经馆读书。他这是第一次离开亲人，单独在经馆寄读，起初感到生活很不习惯，但一想到母亲的教诲，想到受堂伯父的欺压，便咬着牙挺了过去，把精力集中在读书上。一次，有个同学邀他去打牌，他马上报告黄杏村先生，黄先生当即把那同学的纸牌和骰子一起搜了去，使那同学再也不敢去打牌赌钱了。校风为之一振。

黄杏村先生是曾经进过长沙岳麓书院的廪生，三十多岁，见过大世面，阅历丰富。他诗文做得好，教过很多学生，有不少成了秀才。在经馆读书的学生中，年纪有的十七八岁，也有的大到二十来岁。李六如年纪最小。他认真地按照经馆的规定，每逢二、六听讲经书和历史，三、八做经义和策论。

李六如除了读“四书”、“五经”外，对《新民丛报》、《日本国志》、《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揽要》等“洋书”特别感兴趣。他写信给在汉口开茶馆的堂叔父，请他代买专载新闻时事之报章。他在信中写道：

曙叔大人 尊前 伏维

福躬安泰

财祉吉羊。迢遥千里。怅望依依。敬稟者。侄僻处乡间。知识有限。迺从长沙购得一批洋书。始悉读书必先爱国。国强然后家安。维新变法。大势所趋。侄虽年幼。不忍置若罔闻。亟欲购买专载新闻时事之报章一部。借广见闻。不知汉口有无此书。如其有之。敬恳大人代购一部。迅即寄回。书价多少。容候奉还不误。

敬请福安

堂侄六如敬稟

接信后，堂叔父给李六如从汉口寄回了《申报》三十张，这是上海出版的日报。李六如如获至宝，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在报上圈圈点点。不少同学也很感兴趣，争相传阅。黄先生也挤进来看，在一次文期中，高兴地出了一道题目：《报章论》。李六如在该文的头一段写道：

世界广漠无垠之场，有一大动物焉，不胫以走，不翼以飞，忽而庄，忽而谐，忽而讥笑，忽而怒骂。其庄严也，有如“春秋”，其诙谐也，有如“笑林”。此何物哉？非报章乎。

黄先生看了赞不绝口，用浓墨从头至尾加上密圈。卷尾写了总批：“全篇笔调，有如游龙活虎，天马行空，定必出人头地。”并在卷首批上指头大的字：“发看”。

对写文章很感兴趣的李六如，每逢文期，定要超额写两篇。黄先生看了异常高兴，逢人便夸他是“高足弟子”。

李六如会写文章，源于他书看得多，读得仔细，别人一掠而过，他总要反反复复地看几遍，动脑子想一想。这篇文章人家为什么要那样写，中心思想是什么？写法上有何特点。遇到好诗文他还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超人的智慧加上勤学苦钻，使他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少年李六如也很调皮。小时候由于父亲的溺爱，在家庭尚未破产之前，当了一段“阔公子”，沾染了不少坏习气。为此没有少挨母亲的打。随着父亲的去世，家道中落，经受了被人欺凌的痛苦，在母亲的淳淳教育下，少年李六如小时沾染的恶习逐渐革除，他到经馆读书时，看到有同学偷鸡摸狗，便厌恶极了。

一天傍晚，李六如和几个同学在野外游玩。突然遇上一个十四五岁的小脚姑娘，身着绿灰袄、红灰裤，头上梳个抓髻，脚上穿双红鞋，从一条东面是水，西面是旱地的隘桥上走来。李六如待那小姑娘走近自己身边时，靠拢去伸手拉她一下，说：“走过来些，怕跌下水啊！”小姑娘瞥了他一眼，微微笑着，拉着他，

低头走了过去。

走在李六如后面的几个同学七嘴八舌，说什么那姑娘同自己的老婆相貌差不多，并仰面大笑起来。这可惹了祸。第二天那姑娘的父亲怒气冲天找上门来，向黄先生告状，说经馆的学生调戏了他的女儿。

当黄先生追问是谁拉了那姑娘的手时，李六如站起来回答说：“是我。”

“你为什么要拉她呢？”黄先生大声质问。

“我怕她跌下水，危险。”李六如镇定地回答。

“胡说！‘男女授受不亲’，不是孟夫子说过的吗？你犯了校规。”

黄先生斥责道。

李六如抬起头盯着黄先生不紧不慢地说：“先生！孟夫子也说过‘嫂溺援之以手’，那我不算犯校规啦！”

黄先生听了，微微一笑。掉头追问那些不干净的话是谁说的。第二天，他拉着李六如等人去拜“孔夫子”，李六如却怎么也不下跪。他认为自己做得对，“何罪之有”？黄先生也就无可奈何，只是宣读训词说：要记住孔夫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格言。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少年李六如对旧礼教的反抗精神，特别是他知识面宽，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应对策略。

3. 府考落第，进洋学堂

李六如在经馆读了两年后，于1901年夏，身着纺绸长衫，乘布轿赴县城应科考。终场时得童生头排第十一名，受了知县一顿公宴的奖赏。同年秋，李六如到岳州府考秀才，见识了冠冕堂皇、威风凛凛的学台衙门和考场的实况，看到了表面上的严厉与暗中“请人杀枪，买秀才”那一类的鬼把戏，加深了对科举考试的憎恶情绪。应试的内容是按题目写文章。首题为《四书》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经义，次题是“中西兵政

得失比较论”的策论。

李六如看过题目后，眉头紧蹙，思索一番：首题倒容易，正好他是喜欢君子好义，最讨厌小人好利的。于是，挥笔疾书，痛快淋漓、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可是写到次题就卡壳了，由于没有学习过西方兵政等知识，没办法比较中西兵政的得失。而且交卷时间已到，便交了一半白卷。因此府考落第。李六如并没有怎么懊丧，却气坏了护送他去赴考的黄先生。他早就夸下海口：保准李六如能考上。现在不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脸上失去光彩，还会失去谢礼和送年节的猪羊肘子。

李六如落第回来，母亲非常失望，一气之下，不让他再读书，而要他到厚康祥商店去学做生意。李六如不去，他讨厌商场上那些投机取巧、骗取钱财的勾当，母亲也没有硬逼着儿子去干他不愿干的事。只是按照当时平江早婚的习俗，为儿子说了一门亲事。不久，李六如遵从母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钟桓英成了亲。并生有一子，名兆湖，二女，长名彩秀、次名佩秀。

兆湖字铁钧。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四生，后在逃难中丧生。

成婚之后的李六如并没有沉溺于小家庭的温馨，他再三向母亲恳求，让他继续求学。终于得到母亲的允许，同意他到离县城三四公里的甲山屋学堂读书。在这里，除读经史之类的书籍外，还增加了地理和西洋史等课程。这时传来了要废除科举考试的消息，李六如非常兴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课程的学习，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

第二章 反清志士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
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孙中山

4. 投笔从戎

1907年的一天，甲山屋学堂来了一位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叫凌容众，又名盛仪。1905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6年因反对“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被驱逐回国。他曾亲手制作一灯笼，上书“凌容众奉旨驱逐回国”，遨游县城大街小巷，痛斥清廷腐败，宣传救国主张。他的夫人李樵松于1905年留日，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为湖南第一批留学女生之一，亦是同盟会员，1907年归国。夫妇一同回到甲山老屋，出卖自家田产，用作创办启明女校的经费。建校之初他们就是利用甲山屋场作校址的。

甲山屋场原是李六如同窗好友凌鹤梅的祖父以清朝“大夫”的身份兴建的邸宅，建筑得别致、典雅，很有气派。李六如和凌鹤梅在上学之余就常来这里一边观赏风光，一边探讨人生。更多的时候，是去拜访居住在上花园里边那屋檐下悬有“岁寒轩”木匾的大房间里的凌容众夫妇。凌鹤梅是凌容众的侄儿。李六如很羡慕凌容众的敢作敢为，也向往着去日本留学，只是囊中羞涩，无法成行。于是，他便很想找凌容众夫妇谈谈，扩大自己的眼界。通过凌鹤梅的介绍，李六如很快结识了凌容众夫妇，得以

经常出入凌家。由是，他对凌容众夫妇的身世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心底里景仰他俩的为人。在与凌容众的交往中，李六如得以阅读他所收藏的好些秘密读物。如记载着满清入关，屠杀汉人及汉人如何反抗清兵的《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和叙述清朝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卖国媚外，主张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这一类内容的新刊物《洞庭波》。特别是在1908年春，他看到了凌容众密藏的禁书——同盟会新出版的《民报》，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对《民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主张有了了解。其间有陈天华所著的一本小册子《猛回头》，李六如读罢爱不释手。这是一本用鼓词体裁写的通俗读物，朗朗上口，他读过两遍以后，就背了出来：

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到今天。割了地。赔了款。快要灭亡。……这就是。满鞑子。为虎作伥。转瞬间。西洋人。来作皇帝。少不得。又喊圣皇。……还有那。维新党。拥君主。倡立宪。胡汉一堂。这议论。都是个。隔靴搔痒。当时事。全不懂。好像癫狂。……要知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自称王。……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满族。复我冠裳。……

在同凌容众的交谈中，凌容众向李六如讲述了民主革命者陈天华在日本投海的壮行义举：陈天华原名显宿，湖南省新化县人。少年时就十分痛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对腐败的清政府非常不满。1903年他由求是学堂资送日本留学，积极投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年冬天，他回到湖南同黄兴一起筹建了华兴

会，决定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事泄，他再次渡海去日本。1905年他与孙中山一道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该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接受清朝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划》，取缔了中国和朝鲜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进行书信检查，强迫遵守清朝法令。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极为愤慨，一致停课，以示抗议。这时，日本各报对中国留学生大肆诬蔑与攻击，说什么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是“乌合之众”。陈天华愤慨已极，连夜写了一篇长达四千余字的《绝命辞》，期望我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以死抗争。

听过凌容众动情的介绍，反复读着陈天华悲壮的《绝命辞》，李六如异常愤慨，思想受到深深的触动。从此时起，他便把愤恨旧家庭之愤慨情绪转移到满清皇帝和洋鬼子的身上去了。

其时，因凌容众夫妇在甲山屋场兴办启明女校，原办的家学停办。李六如转到离县城一两里路的坪上县立小学读书。他的妻子钟桓英则进了启明女校。不久，女校扩大规模，校址迁到了县城鲁家坪鹤岭脚下。女校图书馆添置了许多新书。李六如每逢星期天，总要到该图书室去看书，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就向凌容众请教，他们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之交。凌容众见李六如勤奋好学，富有反清爱国思想，就进一步鼓动说：“如果你们想打倒满清鞑子，只有投笔从戎罢！”

凌容众的话就好比在干柴上点起一把火，把李六如的爱国热情极大地燃烧起来了。他与好友凌鹤梅相约，于1908年秋一起到湖北武昌报考陆军中学堂，并相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他俩带着简便的行装，坐两乘小轿，兴致勃勃地经长沙乘船辗转到达汉口。经打听得知需要有陆军小学资格才许报考陆军中学堂。因凌鹤梅的舅父高遂耿当时在九江新军一营当队官，他俩便转赴到九江，去找高，想让高帮他俩进一所武学堂，或者就在高的营盘里找个差事，作为“进身之阶”，以便拿起枪杆子干出一番事业来。然而，当李六如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却被高

遂耿婉言拒绝。他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生怕惹祸上身，即以赠送路费的方式，对李六如下了“逐客令”。李六如说了一声“我有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时，凌鹤梅惦念着老家，便邀李六如同回家乡。并说凌母来信了，要他回去。李六如摇摇头：“不回去，我已没有母亲了。”说着眼眶就红了。

李六如的母亲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去世的。李六如清楚地记得，他那当寡妇的母亲被人欺侮，受了很多刺激，年仅三十多岁就含恨死去。母亲临终前目不转睛地望望他又望望弟弟柏年和治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叫道：“儿呀，这世界太平，你们要立志，要——立志！”

母亲临终的话久久在他耳边回响。他已下定决心，要打翻这个不平的世界，为民众和自己找条生路。既然进不了武学堂，就直接去投军当兵。凌鹤梅见李六如口气硬，知道他是说一不二、说干就干的人，于是便独自回平江去了。

留在九江的李六如，租住在一家小客栈里，白天四处去活动，却总是碰壁。呆了一些时日，他带去的盘缠用光了，没钱付房租和伙食费，只好上当铺把手上戴的金戒指乃至身上穿的衣物当掉。

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六如翻来覆去左思右想，最后想到在甲山读书时见到过的凌少槎，他是凌鹤梅的伯父，现在汉口当警察局长。先到那里当警察，不也有枪吗？于是，他坐船又去到汉口。然而，那里的警察局编制已满，没有缺额可补。李六如经凌少槎的介绍，认识了过去在黎元洪部下当兵，现在在陆军特别小学堂当学兵的平江人单兆康。单兆康别号刺夷，人很老实、正派。李六如请他介绍去进陆军特别小学堂。单兆康说他们这个学堂是带原职原饷从新军里边考送的，至少要先当几个月兵。

“那我就先到新军里去当兵，请您帮忙给上个名字好吗？”李六如急迫地说。

单兆康回答说：“当兵很苦，你受不了。”他劝李六如还是

进文学堂。

李六如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单兆康这个人很古板，总以为自己家里过去有钱，就一定吃不得苦，却不懂得人的境遇有变化，生活也会跟着变化。于是便向单解释说，自己家里破产了，再也没钱进文学堂。还说古时候的越王勾践，为报国仇，能卧薪尝胆，现在营盘里那点苦算不了什么。他拉着单兆康的手，苦求道：“看在老乡的份上，您一定要帮这个忙呀！”

这时，有人听说李六如一定要去当兵，也上前劝道：“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进营做什么！”这话虽是说给李六如听的，但一旁的单兆康听了也很反感。难道当兵这活儿就不是人干的吗？眼前的李六如人很单薄，当兵的愿望却那样强烈，便从心底里喜欢上他了。于是，单兆康给李六如出主意说：“如果当真愿吃苦，那就进我们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黎元洪统领很器重读书人，你向他上道书试试看，我去找一个和我有交情的黎的马弁给你送上去。”

于是，李六如奋笔疾书，写了一篇五千字的上书，题为“自愿投笔从戎，请求破格录用”。书中说：

列强环伺，深感危亡，此贾生可为痛哭流涕者三。
矧甲午庚子，辱国丧师，印度高丽，深堪殷鉴。苟不急起直追，力图振奋，四万万同胞，其将有噍类乎。生虽不才，兴亡有责，自愿投效麾下，借报国家。倘蒙录用，马革裹尸，在所不辞。

黎元洪读了李六如的上书，被其恳切的呈辞所打动，决定传见他。

李六如披上一件马褂，跟着前来传他的单兆康去到武昌阅马厂附近旧名左旗的一栋洋式兵房里的混成协司令部。年约五十来岁的矮胖子，头戴红宝星军帽，身着蓝制服，脚踏黄色长统马靴的黎元洪，从头到脚打量了李六如一番。一面指着手中拿的那一迭纸，一面指着他问道：“你就是李六如？这道书是你自己写的